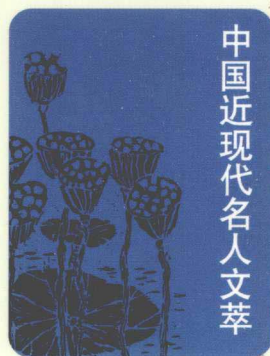


散文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分同下
红丸
爱
烟苗季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周 文 | 文集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Zhouwen Wenji

周 文◎著
书 林◎主编

爱
烟苗季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分同下
红丸
爱
烟苗季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分同下
红丸
爱
烟苗季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分同下
红丸
爱

线装书局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Zhouwen Wenji

周文 | 文集



周文◎著 书林◎主编

爱
烟苗季散文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父子之间
山坡下
红丸
爱
烟苗季散文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父子之间
山坡下
红丸
爱
烟苗季散文
第三生命
茶包
小说
雪地
父子之间
山坡下
红丸



线装书局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它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它是欢乐还是伤痛
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文文集 / 周文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7-3

I. 周… II. 周… III. ①周文(1907~1952) —文集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③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④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29 号

周文文集

著 者: 周 文

责任编辑: 杜 语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5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散 文

第三生命	003
茶包	007

小 说

雪地	015
分	029
父子之间	064
山坡下	085
红丸	094
爱	100
烟苗季	126

散 文

第三生命

不晓得你们这儿的兵怎样，据我所看见的大都是面黄肌瘦，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至于我们那儿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的，可是满脸却罩着的是一层惨白的烟灰色，——大家都抽鸦片烟。操场是很少上的，因为排长抽，连长抽，营长也抽，……除非是有什么大员之类到来，营长们才把大家带到操场去正步一会，跑步一会，跑不了好久，大家自然流了汗，可是营长们也忍耐不住地张着乌白的嘴唇随着眼角的泪水珠打起呵欠来了。这一回回来，自然大家是饱抽一顿，所谓“饱抽”，那当然是属于营长之类，至于大家也不过是多翻一两次烟灰罢了。

我们那儿的烟很便宜，两角钱就可以买一两，现在恐怕更要便宜了。我们那儿一到二三月，就可以看见遍田红红白白的烟花，像荷花似的，在蔚蓝的天空下迎着风向你的周围点头。新烟一上市，饷就用烟来代替了。一个月一个人可以得到好几两。这是很好的管束的办法。烟并不多，只让你抽得倒跟破败，呵欠连天的样子，没有事的时候，尽你在大殿的灰黯角落里躺躺，或者抱着丧气的头在天井边晒晒太阳，就不怕你拐枪潜逃了。

所以我们那儿的兵一个人有两枝枪，一枝步枪，一枝烟枪。遇着开差，烟枪装在杂囊里，步枪就挂在肩膀上。所谓步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末烟枪就该是第三生命了。缺了它，步枪就越挂越要命，肩膀就像要断下来似的，更说不上打仗了。所以每一宿营，饭有没有不管，敌人在什么地方不管，走进了破庙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枪取出烟枪，躺下去，对着烟灯的豆大火光都就“瞄准”起来了。在烟雾沉沉中，你可以看见万盏明灯，像放河灯似的，大家在“开火”了。

等到“开火”完毕，排着列子点名的时候，连长和兵们大家都神气十足，喊一声，应一声，如果你站在连长与兵们之间，你可以闻着双方袭来的苦臭烟气；至于连长与兵们呢，大家都不会觉得，谁都像不觉得谁抽过烟似的，都一样了。这一点，官长与兵们是“一气”的。

用烟发饷的时候，是三四月。因为价钱便宜也只是这个时候，烟越

陈价钱就越贵了。所以除了这时期，大家希望的就是打仗。希望打仗，倒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烟抽了就想死，或者不怕死；这时期是又可以有鸦片收入的。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攻城攻镇的那一刹那，或者败走，或者打胜，趁着那几点钟公开的秘密的混乱，败走的就在街那头攻进深闺，打胜的就在街这头攻进账房，都像预先通知过似的，都不再开枪，打柜子的打柜子，開箱子的開箱子，床下面，夹壁里，都很熟练地，把红绿的绸缎衣服穿在军服下面，把黄白的金银装在裤带里头，自然一大包一大包的黑东西更是欢迎不暇了。这时期是比三四月的发饷还愉快万分的。大家拿着这东西，又可以伸着懒腰登紧脚跟躺在那破庙子的大殿上抽个肠瘦脑满了。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像庙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太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

如果在三四月间打仗，对于他们那就更加好，上面既可以发饷，进城又可以发财，何况正当着烟浆将要割完，麦子也正是茂盛的时候。一开火，大家可以“地形利用”地在几尺高黄黄的麦丛下面作掩护，一冲锋，好像神不知鬼不觉似的从麦田冲着许多巷堂就扑过去了。肚子饿了，可以把烟斗劈开，里面满是黄澄澄的罂粟，倒进口里面就可以充饥。至于瘾发了呢，那就更有办法。趁着这边的炮兵阵地正在轰隆轰隆一炮一炮地向敌人射击的时候，真是好像替大家掩护似的，让一部分人开着枪，其他一部分人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人换替挡着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调其他一部分人来换班。至于官长们胆子比较小一点，则躺在更后更后的麦田去了。他们是用勤务兵拿着洋伞挡风的。这应该要说是两道火线：在前线，放下烟枪，拿起步枪；在后线，则是放下步枪，拿起烟枪。大家把瘾一过足，便在长官的命令之下，一声“杀！杀！杀！”随着“低低低”的冲锋号声，踏翻麦子，跌倒烟茎，便向着城或镇冲过去，大家于是又攻进深闺，攻进账房，打柜子，開箱子去了。

我们那儿也许和你们这儿不一样，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比如要冲锋的时候，你们这儿大概是奖钱，眼看着一道桥攻不过去的时候，大概是喊：

“弟兄们！抢过这条桥呀！奖二千块呀！”

对面的敌人也就喊：

“弟兄们！死守着这条桥呀，奖四千块呀！”

这边二千过去，那边就四千反轰过来，于是乎两边都就冲。这，大家都用的是钱。自然我们那儿也是用钱；可是有着一回却用的是鸦片做奖品的。

“弟兄们！冲过去，奖五十两烟！”这边喊。

“弟兄们！冲过去，奖一百两烟！”那边也喊。

至于排着列子喊“稍息，立正”的时候，如果大家懒洋洋地把脚步拖回去，你们这儿的官长大概是喊：

“没有吃饱么！”

可是我们那儿却有一点不同，是喊：

“瘾没过足么！”

每逢发了财的时候，大家一过足了瘾，没有事便赌。因为那许多鸦片，抽是抽不完，卖又一时卖不脱，大家于是便围着一大堆，拿出三个骰子来，起头是一钱二钱地赌，渐渐输得口麻，发起毛来，便高声喊起来了；

“二两！”

“四两！”

渐渐增加到十两二十两，大家都就汗流满面，脸红筋涨，互相都起着敌意来了。输完了，气不过，只要谁在人丛中大喊一声，马上就可以看见骰子与拳头齐飞，头破与血流开始。

“妈妈的！谁耍刺刀！”

谁这么喊一声，就像提醒了大家似的，马上就可以听见洗流哗啦的抽取刺刀的混乱的声音。

这一下，上面就来开始一次整饬军风纪。该打屁股的打屁股，该开革的就开革，该怎么的就怎么。骰子没收，鸦片没收，天下于是乎又太平。

总之，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去问一个兵贩子，说：哪儿的烟饷多，哪儿烟的办法多。他会一点不迟疑地告诉你，哪儿多，哪儿好，多到怎样的程度，好到怎样的程度。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兵贩子们是懂得很多的。他们不得已来当兵，可是在“不得已”中创造了许多应付的办法。他们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又从那个部队跑到其他的一个部队。他们懂得见着长官端端的立正举手，同时懂得欺负乡下才来的新兵或者乡下人。他能够怎样装病躲过上操，一遇着战争的时候，他就懂得悄悄地烧好几个红红的烟泡装在贴身的裤带里溜走了。

机会不好的时候，自然是不拐枪，有几个烟泡子尽够了。如果溜不脱呢，自然是上火线，不知怎么地，眼睛一不看见，他们就已经踏过尸首，首先就攻进深围或者账房去了。

他们总是常常活着回来的。

火线上常常有着这样的事情：在两边相持不下的一个桥头，大家是可以互相望着谈天的。互相间一把休息的交涉话办清，就都安心地抱着枪坐下来了。

“那边的弟兄！我们这边有白米饭呵，过来么！”这边这么说。

“我们这边有腊肉呢，你们过来好了！”那边又这么说。

“弟兄，讲好的呵！等老子们抽口烟呵！不要开玩笑呵！”

“好的，抽好了。”

大家于是躺着抽了起来。如果谁先抽足了，就把枪端好，瞄着桥那边的烟灯，吧……就可以登时听见两方都乱嚷起来了。

“妈的！要打么！”

于是噼啪噼啪又开始。

这么地打一下，自然一方又打胜，一方又败走，自然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的一场混乱。自然大家又抽得肠瘦脑满了。

自然，安全回来的大部分又是兵贩子。

现在我们那儿更是满地烟花了，不知“瘾没过足么！”的这句骂法还常听见否？

一九三四，六月

（原载 1935 年 2 月 20 日《文学新辑》1 辑）

茶 包

川康的交界处，是一个绵延不绝起起伏伏的高山。离开那个古旧的城市，通过许多荒芜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狭谷，直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可以走到这山脚。在那环山包围的古旧城中所看见的天，就已经很小，这山脚望见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际的高峰脚下的石头前面，顺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见一地大大小小的乱石头，有些甚至于大得像一座屋子那样，蹲在那些乱石的上面。石缝中伸出无数黄青的茅草，迎着风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头边点着那毛虫似的头。石头过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轻轻地缓缓地反映着黄色的阳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荡出一种空谷的声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这边的高峰对峙。从峰腰到峰顶都是丛杂的笔立着的杉松，环绕着峰顶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种死灰色，太阳到这儿，都只有碗口那么大，显得灰黄了。往西康，就要顺着这条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条半崖中的羊肠小路一重一重地翻过山去。说是爬，是因为山太高，好像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步的石头路，鼻子就和前四步的石级距离并没有三尺远，所以就显得是爬行一样了。在这些崖弯处，太阳是很少晒到的，许多青苔绿藓就爬满那些石级的边沿，如果不当心滑一下，鼻子马上就碰了石头尖，准会擦脱一块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这么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气走上去，汗就从脸上流下来，疲倦地想着，以为走完那插入天际的山顶就好了，但是刚刚走到山顶，转一个弯，却又是一个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围又是无穷的插入天际的高峰。再上去，自然又换出另外一种小小的斜谷，另一种插入天际的高峰也和先前的一样。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家，就住在那些斜谷的尽头，和高峰的山脚。五六间不大整齐的草房，顺着路边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压成了烧焦似的枯黑。山风吹过去，就可以听见那些稻草嘶嘶地像低泣的声音。房门口都照样地摆着一张长长的脏而旧的条桌和两条不整齐的长凳。一两个扎着围腰布的红线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儿应酬着她们的顾客。听见斜谷转弯的那边有着拐子碌在石上清脆的声音，她们委缩地围在柴火旁边就知道她们又有顾客来了。这些顾客就是背茶包的脚夫。那茶包一块有八尺长，用篾

篓装成，好像一条挺长的扁圆枕头，一条大约有十五斤。那些粗壮胳膊的汉子，一气是可以背十五六条之多的。他们把那茶包一条叠一条地扎好背在背上，就像背一个顶大的方桌面子似的，从腰起离头有三四尺高，那宽度在他背着的两旁还可以遮着两个人，然而走十来步却要休息半天。十几个人结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肠小路上扫着上面垂下来的树叶一步一步地走着。他们休息，全凭一根拐子，这东西，恰有屁股那么高，是圆滚滚的一根木棒，接近屁股的一头有一个五寸来长的横木。大家在树叶下沙沙地走了一会儿，便把拐子在石边一立，让拐子下端的尖铁块插稳在石和石的中间，屁股就原地不动地靠到横木上，然后用竹圈子刮着脸上的汗珠，嘘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对崖树梢的麻雀们也吃惊地乱飞起来，他们于是休息了。这茶包是专销给康藏土人的。他们拿这茶叶去熬酥油充饥，是他们食品中的重要部分。这些脚夫们就这么一年到头无休无歇地从古旧城里的商家背出来，爬过山去，运到打箭炉，他们在脚店里把茶包一搁，茶商的伙计们跑来点收清楚，在轻蔑的眼光下接着够回家的脚钱，他们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馍，跑回那个古旧的城市，在老板那儿又捆扎十几包起来，又到这悬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进。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云头的死灰色的天际，那天际呵，真遥远得很呢。太阳从崖这边爬到崖那边，灰黄色的光线在它们的瘦脸上仅仅是一会儿很快就掠过去了，不见了。它们张着那呆滞的网满红丝的眼睛，呆板地叹息地想着：“啊，又是一天了！”当他们站在路上休息的时候，那永远伴着他们的那根拐子，挂在那石级上发出的清脆声音，就好像安慰他们一下似的。他们这里面，有很多自然是乡里种田的，然而有些却是无田可种挤到这山里斜谷来住家的汉子。他们把自己的红眼眶的女人留在家里卖点小菜之类，他们就这么一回一回往返地背茶包。有时剩得两个钱，就回来住几天，使老婆生一些孩子。他们所希望的是当他们硬蹉蹉地闭着眼睛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也好有人来给他们在乱草前点三根香，烧几张纸，磕几个头。当他们那凸着肚的老婆生下一个孩子来，如果是男的，他们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叹气的干枯嘴唇，就在那毛绒绒的胡子下露着焦黄的牙齿嘻开来了。如果同伴们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说“恭喜呵恭喜”，他们就简直快活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三朝的一天，他们便要在红纸写的神位面前点着火光闪闪的烛，和白烟缭绕的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觉得是很对得起先人了。磕了头起来，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来，用横木在那屁

股的下面搁一搁，口中就念念有词地说道：“不愿你长大做官做府，只愿你将来背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样子。能够把一叠八尺见方的茶包直直地背在背上，在他们认为又可以讨老婆，生孩子，传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来岁红喷喷的一张脸的时候，便带着同去在老板的面前学着看脸色，开始背茶包。起头自然是两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来。人越高，背上的东西也越高，而脸子也就渐渐地变成蜡黄，瘦削下去了。这时候，老一辈的胡子白起来，背脊驼下去，身上那粗得像一层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干枯骨头，背上的茶包也就减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来还有点打偏偏，在乱石的悬崖半腰，一步一步地摸着走去。狭谷旁边的那些鸡毛店的女人，见他们这些顾客走来，照例就站在门口，一面张着被柴火烟子熏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张着那没有血色的苍白嘴唇喊：“喂，客人，息店了！”他们这些背茶包的在半山里从天蒙蒙亮就起来走到现在，自己算算究竟是走了二十来里路了，快黄昏了，可以休息了。走进店子，在那成年潮湿的土墙边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边躺下去。如果还有点鸦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团似的草垫子上把烟灯点起来，枯黑的烟灰拌和着一点点熟烟就在那烟灯上乌焦疤弓地烧，来医治那几十年来压伤了的遍体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边问着他们这回背了多少的话，他们就在那一跳跳的灯火前摇动着他们下巴上尖尖的杂白胡须，叹息地说道：“我们不中用了！老了！该我们的孩子了！”那瘦脸在黄色的灯前就更显得蜡一般黄，额角和两颊的横横直直的无数皱纹深深地像刀子雕刻过似的，无神的眼珠子就像嵌上的两个白果，他们已经像木偶般的人了。当他们年青力壮的时候，在这些鸡毛店子经过，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带在身边的馍从贴胸汗臭的衣兜里面取出来吃过后就抱着手没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时还去和她们说几句笑话开开心，或者约几个同伴围着来打打纸牌，来消磨他们这无聊的时刻。可是到了胡子蓬松，说话的精神已经没有，如果不烧烟，倒下头便睡了。这山里是他们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这山里。像这样背东西走路，顶好是晴天，晚上他们坐在柴火旁边，听着山头的风从草房的壁缝吹下来，把烟子吹出门，吹下山去，他们就高兴地说，“明天天又晴了。”顶怕的是雪天，而这山到十月就开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间。雪银漾漾地堆满山头，甚至一切阁落，路上也堆满了两尺深，粉似的，齐斩斩地可以吞完小腿，连松杉也是白的，树叶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地压下来扫着崖边，反映着灰黄的阳光，更加撩得

人眼花缭乱，眼睛就会这么痛起来了。茶包子在那悬崖边走过扫着那压低下来的树叶，那雪花就像面粉团似的窸窸窣窣地溜下来，落进颈项上发臭的衣领里，顿时就觉着一股冷气从皮层透进心窝，然而总得皱着脸上很深的皱纹，咬着牙慎重地再踏进一步去。在这雪天里走路真不是玩的，雾子从崖旁边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像刚揭开大饭桶时的白气直冲上来，往上升，连续不断地往上升，那浓浓的雾罩好像可以拈得着的轻纱似的。它劈头盖面地升上来，缭绕在脚间，缭绕在茶包子间，缭绕在堆满雪的松杉间，缭绕在峰顶和峰顶间，升不完，出不尽，好像那深谷下面谁在那儿成天烧着火煮着饭呢。雾是那么纱一样模糊的，在那些脚迹并不怎样明显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当心，一脚踏在冰块上，就会连人带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远葬在迷雾中。这倒并不是稀奇事。所以他们每天起来，一拉开鸡毛店子的门，就要在雾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没有豹子的脚迹，如果有，就放心地背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庙前经过，心头惶恐地希望着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说着“回来时再给你老人家烧纸”。然而那庙子站在那湿崖旁边，其实已经破了。最难走的，恐怕是最后的一个山顶了。空手人从城里来，两天就可以翻过山去，然而在他们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顶。山顶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会化完的，何况是落雪天气。山顶上不但雪更深，雾更大，并且风也更厉害。在山里走几天，还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见，虽是也有风，然而那声音是低泣，是哭诉，如走在沙漠上，如经过万人的坟堆，如听见少女的悲痛。可是这一望无涯白漾漾的山顶，你瞧，雪花乱七八糟地漫天飞舞着，忽然一阵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卷着狂飞起来，卷了几个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岸边的枯树突然咔嚓一声断了下来，洗哩哗啦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经着地的雪花都滚了起来。这时间，就只听得“虎——虎——虎”的一种尖厉的怒吼，一种惨叫，在空中动荡着，天乌地白。第一个背茶包子上来的人不当心，马上就看见他把拐子抛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筋斗就滚下深不见底的深谷迷雾底下去。老头子走到这上面，如果遭受不着，纵不致飞下崖，但马上你可以看见他眼珠子一怔，胡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乌白，一缩一缩地露着齿，像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了。暴风平静后，就有乌鸦们来啄去他的眼珠，豹子们来啃去他的心脏。然而，人们并不因此就停下去。后来的向着死尸瞪着伤感惯了的眼睛，呆板地摇摇头，惊惕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声声清脆地向着那无穷尽的生活远极前进。他们依然

照样地预祝着自己初生下来三天的小孩，希望他们来承继着他们的命运。不过，这究竟已经是多年以前的黄金时代了。就纵然一月背一次，究竟还有背的，可以啃一啃玉蜀黍的硬馍。可是自从藏番拿着英国运来的枪进占金沙江沿岸以后，英国制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喷着浓烟的火车运销康藏，而内地那些古旧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闭的倒闭，关门的关门了。于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风霜雨雪在崖边上去拼命都不可能，而只好躲在家饿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现在如果再经过这些地方，你可以看见较低的一些斜谷里还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背茶包的顾客和一些别的客人。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听见男的粗暴的声音，用瘦筋筋的拳头捶着桌子；女人呢，则端一条凳子坐在门边眼泪鼻涕地数说着狂号。至于较高的一些斜谷，有许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塌的倒塌，只剩一些崩坏的土灶在那歪柱旁边，红纸写的神位都不见了。至于有些简直等于从来就没有过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压黑的稻草已躺在嶙峋的大石旁边腐烂，横躺在杉树面前的柱头也被雪水剥蚀成柴块，生上许多藓苔了。

一九三四，九月

（原载12月5日《太白》1卷6期）

小 说